

风光四季

广场上那一抹金黄

陆军

在上万平方米的淮海休闲体育运动广场,被法桐巨臂擎起的法桐叶所包裹,像是撑了只巨大的绿伞,让人感觉顿生清凉。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稠密的绿叶渐渐黄落,让冬日的广场映衬在金黄的世界里,令人眼前有了一道别样的风情。

那满树的金黄,在冬阳的映衬下,让人感到的是温暖和一种成熟的韵味。就是人们特意留在广场中间的那两棵年老体衰的银杏树,虽然叶子不多,但那珍贵扇形的树叶在完成了春夏的绽放之后,还是努力地摆出了黄而美的姿态,缀满黄叶的枝朝四周伸展再伸展,仿佛要连接上四周的金黄,把偌大的广场一起揽入怀中,展示着其成熟的色彩。

广场是我每天晚饭过后散步的绝好处所,不仅是因为这里广场封闭的安全氛围和闲庭信步的谈笑,更有灯光、月光下留在地面上的婆娑飘动的枝叶,令我脚下动感十足。虽然近日掉落宽大的树叶稀稀疏疏地依偎在树下的草丛上,猩红色的塑胶跑道上也偶有几片不经意相遇金黄的残叶,宛如在提醒着我天冷了,要注意添加衣服了。

每天经过法桐环绕的广场,无论是阳光的普照,或是阴雨的滋润,或许风的抚摸,云儿掠过,让我看到的总是树叶摇曳的身影和那“沙沙”张扬的姿态。夏天穿插在斑驳的阳光下,总觉得法桐宽厚的体躯给人带来清凉,熠熠生辉叶片,像是在招呼着你;金色灿烂的秋冬季,它却以另类的美丽来集聚众人的目光,让人们以它为背景,“咔嚓咔嚓”地拍照留念,流连忘返,这美丽的金黄色,自然也充斥着又一个又一个的朋友圈。

是啊,冬日的风几近残酷,而金黄的树叶带着最后的美丽扑向人们,坠入大地,给地面铺上一层明艳而又流动的黄色。你看那绿草从中的黄、红色跑道上的黄、柏油路里的黄,无不是满目醉人的金黄和迷人的风景,仿若走进那久远的安徒生童话世界。

它从春日的明媚一路走来,几经季节的变幻,从一片嫩叶渐变成一枚温暖的金黄,这就是我心中色彩,更是它流落在世界上最为华美的乐章。

岁月留痕

母亲的泥火盆

江正



“儿呀,妈把你的衣服烤热乎啦,快起来穿上吧!”每当耳边响起这亲切的呼唤声,我就会从被窝里探出头来,随即一个鲤鱼打挺,伸手接过经泥火盆烘烤的棉袄棉裤穿在身上。用母亲置于泥火盆上烤温热的水洗脸,然后吃饭。摆下饭碗,在火盆上烤烤双手,搓几下,忙抓起书包冲出门,向学校跑去。儿时的泥火盆让我每天从睁眼开始就感受母爱的温暖。

中午,我匆匆地跑回家,进屋就见母亲从泥火盆里扒出那外焦里嫩的大饼子。咬一口“咔嚓”作响,越嚼越香。一个大饼子下肚,饥饿尽除。我双手反复触摸泥火盆,算是对这个好伙伴的感激吧!

夜晚,聊补枯燥的唯一方式,便是围坐泥火盆扯闲篇。大家扯着唠着,肚里的稀粥消化殆尽,馋虫爬上来,人们坐不住了。母亲从草推里扒出几个山芋或是土豆,埋进火盆,一袋烟工夫,扒出来,每人分得一个,剥去外皮,露出焦黄的肉层,咬一口其香无比。接着继续说古论今,直到上下眼皮打架,才各自散去。

那年月,多数人家住茅草房,数九寒天,屋里山墙和窗纸挂满了白霜,抵御寒冷的基本设施是女人制作的泥火盆。每天清晨,母亲做好了饭菜,就将灶里燃过的柴火掏出来装进火盆,不一会儿,暖意就在屋里蔓延开来,充盈淡淡的柴火香味儿。

泥火盆看似简单,制作起来颇有讲究。它的基本原料是黄泥和麻经。母亲从河边挖出黄泥,她认为这样的黏性适度。麻经掺入黄泥之中起着粘连牵拉的作用,确保火盆耐用。母亲抓起和好的泥块反复摔在地上,她认为火盆结实必须先摔打筋骨,直到额头沁出汗珠才罢休。母亲将瓦盆反扣在地上,用破布置于上面,作为隔离层,然后将泥块由下而上边堆砌边拍打,直到将瓦盆全部覆盖,再堆砌拿出底座,毛坯即成。母亲再使用碗底刮掉多余的泥料,使泥火盆四围厚度相宜;再用擀面杖反复推撵泥火盆表面,使其光洁可人。做好的泥火盆阴干两三天后,母亲轻轻将其与瓦盆脱离,反复端详品味,嘴里啧啧有声,脸上满是笑意。

每年夏天,母亲都要制作几个泥火盆,有需要的人找上门来,她就慷慨相送,以自己的劳作成果为别人送去温暖。



时光流年

那年我将无锡白糖背回家

王冠成

如今,谈到吃糖,人们颇有点谈糖色变的味道。烧菜少盐无糖是健康饮食的前提。可在30多年前,人们想买白糖,那可比登天还难。30多年前无锡的同事大姐帮我在无锡买白糖带回射阳老家的往事,现在回忆起来,仍然让我感动不已。

1987年年尾,在无锡一家单位工作的我,准备回苏北老家射阳过年。无锡的同事看我买了糖醋排骨和油面筋等无锡特产,都夸我小小年纪还蛮懂事的。

那时的我可谓是我国第一代的农民工。因为家乡贫穷落后,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,加上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时代,就连棉布、食油、煤油、火柴、白糖……都要凭计划供应,更不用说缝纫机、自行车这些大件了。我见无锡的几位老同事平时待我很好,就说出我们老家过年白糖供应量太少不够吃的苦衷。没想到,我只是随口一说,在场的陈瑞娟、鲍婉英等老大姐便让我放心,肯定会帮我多买一些白糖,并保证让我带回老家过年。

她们随即就通过各自的亲朋好友,找了无锡百货公司等单位的相关领导,一下子帮我购买了50斤白糖。说句老实话,一听说有这么白糖,当时真是吓坏了。这可

是我们一家10年都买不到的白糖计划啊!

我真的好激动,可我一个人,仅靠两只手,还要拎拎包、拿车票,到射阳后还要转车到海河小街,最后还要改乘二轮摩托车才能到家。即使一路顺畅,从早上出发,也要天黑才能到家。最后我决定只带30斤白糖回家,另外20斤分给了其他外地的几位同事。

我一路奔波,坐着二轮载客摩托车到家时已是掌灯时分。家人见到我一脸的惊讶,尤其是看到我手里的30斤白糖时,全家人都惊呆了,拼命追问我哪来的这么多白糖?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?我一连解释了多次,父母这才放下心来,大家好一阵的高兴。第二天,周围邻居都传开了我从无锡买了30斤白糖的事情,就连大队干部也挺佩服我呢!

此事虽然已经过去30多个年头了,但每逢春节或者有人提到无锡甚至见到白糖,我就会想起当年无锡同事帮我买白糖的往事,那个年头的白糖真的是很紧俏的商品,现在即使不要钱白送我30斤白糖我恐怕也不领这个情了,因为现在白糖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了,况且还有好多人“戒”糖了呢!

往事片片

记忆深处的票证

陈德忠

四十多年前,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时期,物质严重匮乏,无论买什么东西,光有钱不行,得凭票,如粮票、肉票、油票、布票、烟票、糖票等,可以说,但凡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都得凭票,当时人们把各种花花绿绿的票证,称为“第二货币”。

在我记忆中最深的一件事是1974年,那年冬天的一个早上,我随母亲一起去公社小街上的供销社买布。临近年关,供销社发了布票,成人一丈八尺二寸,小孩一丈二尺,我们家一共领到四丈八尺四寸,还了以前借别人的一丈四寸,刚好剩下三丈八尺。这一年,我们全家的新衣服全靠指望这些布票。小时候家里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,每逢冬腊月,母亲就得赶着给家人做衣服了。

那天天还没亮,我和母亲就从家里出发,走了十多里乡间小道,穿过茂密的芦苇滩,过了渡口,来到了公社所在地的小街上。尽管天刚蒙蒙亮,开门时间尚早,但供销社的门口早就排满了黑压压的人,大家手里都捏着一张张小票,焦急等开门。那时整个小镇上就一家国营供销社,所以就是有钱有票,还要早起去排队。

记得那天人特别多,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才轮到我们的。母亲拿出钱和布票,小心翼翼地给供销社营业员说:“能不能卖给我整四丈,差的两尺我补交钱。”营业员冷冷冰冰地对母亲说:“不行!”母亲央求说:“都是乡里乡亲,帮帮忙,通融通融。”营业员没有再理会母亲,将扯好的三丈八尺布扔在柜台上,然后撇过脸喊着“下一个”。

时值中午,我吵闹着说肚子饿,没办法,母亲只好带着我去街心的“大众食店”吃饭,这是小镇上唯一一家国营食店,主营炒菜、凉菜,兼营饺子、面条。母亲喊了两碗面,但一摸粮票仅有二两,那时二两粮票只能买一碗面,母亲愣了一下,只好又改说要一碗。然后将二两皱巴巴的粮票和钱递给服务员,又到厨房的小玻璃窗窗口端了一碗面。那碗面,母亲全部给我吃了。

今天,各种票证早已淡出人们的生活,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银行信用卡和手机,如今购物,简直就像是在天堂。尽管凭票买东西的年代已是昨日黄花,如云烟一般消失在历史的天空,但那些陈旧的票证却见证了那段艰苦的岁月,更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。而票证也将永远烙印在人们记忆的深处。

家乡味道

油条又叫“油炸桧”

甘婷

儿时,住在乡下,外公外婆家附近有条小巷特别热闹,那里有许多小贩摆摊卖小吃的,其中有位邻居姓赵的大爷就在那儿现炸现卖油条。

那时,每天我都会到赵大爷摊前买上一个油条,刚炸好的油条热乎乎的,香甜可口,轻轻咬上一口,一股鲜香直抵喉咙,那个味儿,简直是妙不可言。若是把油条晾凉了吃,那时的油条已“受潮”了,吃起来味道便不甚好。因此,油条还是趁热吃韵味儿。

有人吃油条嫌其太干,总要配点什么一起吃才过瘾;如油条沾甜豆浆是标配,吃碗生榨米粉拌碎了油条放进去是为了有“嚼头”。这油条在不少人眼里,是早餐里顶呱呱的选择,还有大厨想尽办法用油条入菜,有小贩还做蒸糯米饭包油条,一时饱足,香酥都有了。

关于油条,家乡还有一个传说。据传宋代时期的大臣秦桧为了铲除异己,与金兵实行议和,将英

风俗拾萃

“十月朝”的传说

冯小雨

农历十月初一,俗称“十月朝”,又称“祭祖节”。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新收时祭祀祖宗的习俗,以示孝敬、不忘本。

十月初一祭祀祖先,南北方都是如此。十月初一,也是冬天的第一天,此后气候渐渐寒冷。在祭祀时,人们把冥衣焚化给祖先,叫做“送寒衣”。因此,十月初一,又称为“烧衣节”。

相传,城隍庙中的城隍为东汉皇帝刘协,魏曹王懿汉

乡愁悠悠

窗前那只风铃

鲁珉

老屋那栋天井屋已经拆除好多年了,可老屋的一砖一瓦一石,却时不时在眼前悠悠。譬如,厢房木窗前的那只风铃。

那只风铃从我记事起,就一直挂在那里。风小的时候,声音清脆悠远。风大的时候,声音深沉厚重。小时候,很喜欢风铃的声音,微风吹来,叮叮当当,像木窗啾啾的一支小曲。长大了,反而不喜欢了,觉得它清晨会惊醒好梦。

不上学的时候,总是喜欢一个人坐在窗下,呆呆地望着那只风铃,听它被风摇动的声音。好几次,想去把风铃摘下来,可风铃是用一根铁皮牢牢地箍在窗子伸出来的挡木上,怎么也弄不下来,只好作罢。

有一次,跟随父亲去一座寺庙,首先映入眼帘的,居然是那高高屋角上的风铃。

问寺庙里的主持,为什么寺庙也有风铃。那主持说,风铃本来最先是寺庙的物件,是宗教的器物。寺庙建筑屋檐下的风铃,清脆之声庄严宁静,似有时惊醒世人之意。民间屋檐上也挂风铃,是驱邪之意。

原来,随风响的风铃,有那么多的含义。后来,读到宋人释如净的一首关于风铃的诗,感觉自古就有人喜欢风铃。“通身是口挂虚空,不管东西南北风。一等与渠谈般若,滴丁东了滴丁东。”风铃在风中,不论是否有人关注,都是那样淡然,自顾自在风中铃响。

从前每次离家外出的时候,总会不由自主地仰起头,看一下那只静静挂在窗前的风铃,与它告别。回家的時候,远远地就会听见它清脆的声音,像是在欢迎在外游子回家,顿时感到无比的亲切。

小时候不知远离是何滋味,直到后来才明白在外漂泊,故乡的所有全是刻在骨子里不可割舍的念想。所有这些,都是基于那种越来越浓的乡愁。于是,常常想起窗前的那只风铃。或许那风铃,就是乡愁的乡音。

只是现在,回老家的时候越来越少。但只要是回去了,还是喜欢坐在木窗下,望着那只苍老的风铃发呆。老屋也老了,墙面的石灰早已脱落。风铃虽然还在发出响声,可声音没有从前那样清脆了。直到有一天,要拆除老屋了,父亲打电话来,让我回家,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老物件。我风风火火地赶回家,第一件事就是从木窗上取下那只挂了上百年的风铃。

带回了那只风铃,便径直挂在阳台上。风来,听听它的声音,依然会发出声响。可是,听了好久之后,总觉得与老屋窗台前发出的声音不一样,怎么听都没有那种沁入心扉的亲切感。

原来,喜欢老屋的木窗前那只风铃,其实是喜欢老屋散发的或淡或浓的乡愁和乡音。



地名故事

盐业古埠鲍家墩

倪大清 李元清

鲍家墩原名“北冲港”,又名“一线港”。清乾隆年间,就有少数贫民在此居住,靠割草煎盐、捞鱼摸虾、下海钩蚌挖蛤蜊为生。到了嘉庆年间,由于北冲港的小盐出名,徽州歙县人鲍家远来扬州做盐商发了大财,投巨资到北冲港进行开发性投资,买滩置灶,并得到扬州运河衙门的拨款,用以疏通了陈盐河,挖埭子,建仓库,修码头,在当时,对促进盐业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。北冲港的地名,逐渐被鲍家墩所代替,至今已有三百年的历史。

鲍家墩盐场始建于清朝嘉庆年间,隶属淮安府辖下的庙湾场管辖。盐包场占地面积二十多亩,四周筑有一丈多高的砖瓦结构围墙,西面和南面各建一座库房,还专门建有一座阁楼。盐包场有“五门、三涵”,所谓“五门”,就是西边有正门,供人们进出,北面有两个大门,可以售盐起运。所谓“三涵”,就是三个出卤的涵洞。场上堆积如山的“盐康子”鳞次栉比,盐包场北坞子专供收盐进场,南坞子供售盐上船。桅杆林立的卖盐民船,首尾衔接连至八大家、自然港;南坞子经常停泊着数十艘盐驳船,连至射阳河,将盐驳运出去,直售扬州、青岛,以至全国各地。

北洋政府在鲍家墩设立“稽核所”管理盐务。1917年,华成公司在鲍家墩设“华成公司盐务办事处”,开办盐务,盐务经理为宋俊峰,鲍氏后裔鲍义门任交际员,负责对外联络。华成公司董事长朱庆澜在镇上设有“朱公馆”,南通张謇来华成视察,曾住宿于“朱公馆”。1931年盐包场并入新兴场,隶属泰州公司。民国初年,在鲍家墩设立了省属“缉私营”,后改为“税警”。

鲍家墩的发展归功于盐业的兴起。当年的鲍家墩可算是市面繁华,风光无限。1918年鲍家墩设有邮政代办所;1920年,朱庆澜依照华成股东会会议案开办了鲍家墩小学,不少盐民的子弟能够入学读书;1921年,鲍家墩设有轮船码头,南通“大达”轮船公司,每天一班由此开往南通,交通较为便捷。甚至有百吨巨轮“满佑号”由此直达上海、青岛等地,运贩白盐。当年,鲍家墩小街市面人来人往,生意兴隆,有商铺、酒店、浴场、烟馆、戏院,甚至连妓院都有,宛如闹市。



废刘协为山阳公,刘协死后即成为山阳都城隍。城隍每年出巡三次:清明、七月半和十月朝。城隍出巡,仪仗前导,鸣锣击鼓,为神开道。侍卫有五大班,有人扮犯人若干人,穿蓝色僧领衣服,腰束布裙,身备铁链及木枷,手执长香,这些“犯人”皆为生病许愿而来。会上有个“跳判官”节目。用两根竹竿绑住一把木椅,由4人抬着。判官青面红须,阔扁凸肚,手摇折扇,跷起二郎腿坐在椅上。文判官白面黑须,长袍佩剑,步行于前。文武判官又称为下判和上判。进入大街时,武判突然纵身一跃,蹲在椅上。遇有商铺放鞭炮迎接,武判则自椅上一个抢背而下,文判亦同时相对翻一个筋斗。然后武判又飞身上椅,动作干净利落。城隍神像乘大轿巡游街市。所过之处,威严肃肃。舆前有衙牌两块:一为大汉献帝,一为都土地神。